

九六八	日八
九六八	九六八
定	低
二千八百元	二千元四
通惠公司投標	公興機器公司股票
	華興機器學校股票
	六十

還占付 九一日一 半 九

曾於上海天津漢口等處

北京總代理處中商貿易所

---

---



並，爲王在演樂胡同購置房屋一所，現正加工修葺王擬暫將天津寓所撤消。偕其

東站來京















棋 觀

吾人第二思想在於狄克推多之制。是否有害於人類。以今日世界政治眼光觀之。其說而論。狄克推多者。爲不良之名詞。此種政治。爲不良之政治。良以平民政治之學說。已風行於全球。而狄克推多者。乃以一人握全國之大權。使全國屈服於其勢力之下。其制去君主之專制僅一聞耳。是以包杜溫氏極不以此制爲然。謂英國之人民。決不容有一狄克推多。居於其上。此非獨包氏之私言。普通政治家。固莫不共同論調也。然吾人苟不以感情用事。而平心靜氣。默察各國政治之所趨。則所謂狄克推多之制。殊有研究之價值。今即以瑪索利尼之事言之。瑪氏之爲狄克推多。各國所公認。即美國人亦不以爲諱。自義國之青年及其社會欲觀之。則瑪氏把持公認。專橫自恣。其罪不容於死。年來謀謀結合欲推翻瑪氏者。實繁有徒。但瑪氏治義之成績。卓然可觀。兩年以來。義國國幣。價格日高。其外交手段。至爲強硬。亦且屢占勝利。歐美論政者。而同時西班牙之狄克推多。亦復乘時突起。振刷政治。斃殺下台。際此民權大盛之時。如義大利。西班牙。有強國。曾經數次革命。其政治之趨勢。直欲與英法各國。并駕齊驅。而其間軍事特起。不先後。忽同有狄克推多出現。而又皆能善用其手腕。較拿破崙。一轉弱爲強。於是歐美學者之論說。乃之一變。竟有謂狄克推多之制。未可厚非者。即以狄克鎮定之英國人。亦且有人言於包杜溫。以爲英國之政治。亦宜有一狄克推多。以整理之。人心大變。一至於此。當非所駭可驚之事耶。

然苟推求各國政治變遷之原因。及其遞遷遞遷之歷史。則吾人可得一斷語曰。狄克推多者。專制政治與民權交替之間。所不可少之人物。苟其越此階級者。其勢必生反動。反動之結果。則仍須經此階級。而後漸漸而上。至若反動之時間及其次數。則以其國人民之程度爲斷。事實具在。非可誣也。今各國民權最發達者。當首推英美。而法國次之。然因皆經過狄克推多之時代矣。英之克林威爾。法之拿破崙。固公認爲狄克推多者。美之林肯。學者不欲加以狄克推多之名。但荷跡其所爲。則總統其頭銜。狄克推多其真相也。大凡一國政治不一。交爭時起之秋。武人政客。各出其力以相角。其國必陷混亂無序之狀態。此時理道情恩。既有所不能。家喻戶曉。亦有所不得。則惟有恃一時之強。始爲壓制而定服之。而徐圖以善其後。若其國民智已漸開。則人心已具厭亂。則善後之道。至爲易行。故如英美。若其法。皆經一度之狄克推多。而國遂大治。謂此三國者。全賴克林威爾。林肯。拿破崙。三人之力。而始強盛者。其論固未盡當。然設非有此三人者。若中流之砥柱。障狂瀾於既倒者。則三國至今仍在混亂之境。亦未可知也。若義大利西班牙者。其國土雖在歐洲。其民俗絕類東亞。當另論之。其人民之程度。本不能與英法各邦相持並論。而其政治之進步。又每每爲吾人無緣之突飛。故今日之有狄克推多。然則吾國必須有一狄克推多乎。狄克推多當於何時發現乎。其狄克推多之資格者。果屬誰氏。此種問題。吾殊不能爲具體之答案。以常理言。吾國人民之程度。遠不逮義大利西班牙。而政治及社會之突飛。則且遠過之。是故共和十四年間。幾亂相尋。無有肅政。狄克推多之需要。亦頗爲一部分所主張。或者不久將有出現之一日。但若以資格言。則萊斯期人。吾雖與師。彼輩名卑劣之軍人。固可置之不論。其人格稍爲高潔者。其服膺又往往過於簡單。非特林肯拿破崙。絕無其人。即求數世紀以前之克林威爾。亦亦不可得。或者人心尙未厭亂乎。民智尙未發達乎。又或者。人特眷吾國。初不必經此階級乎。願與識遠見遠之君子。從容察之。(已完)

(三)  
(息 一)

 余昔初到京。友人函詢何所見。余答以京中惟蠅多狗多耳。蠅蠅狗狗。一無所見也。友復書謂君既入此。不獨狗世界。幸慎防反噬。余當時不措意也。其後頻年大亂。兵爭匪擾。殺人盈城。余不忍目睹其慘。以爲諸公爭權奪利。殘民以逞。何其忍也。不如以狗代人。練狗軍。驅

 希世物。  
不受土花。  
侵蝕。古。

 謁金門



敦澤歷勝準泉泉  
一闕附音  
君美

和。平分利益。狹類大猷。人趣之。無不深惡痛疾。罵我賣主。我背友。我既爲狗紳。豈復尙有心。非特毫不以爲羞恥。且以上好生。實達狗志。復效齊天大聖事。大鬧天宮。托塔李天王之事。首起助虐。衆狗繼之。逼玉皇佔天廷。三十六天。盡成狗世界乃立天宮養狗會。以爲久占之計是時有菩薩出現。駕祥雲。登蓮欲以佛法化及衆狗。佛衆無甚至羣辱菩薩。衆狗亦然矣。余雖身入狗世界。然猶人也。急起爲衆狗傲侮狗類大譁。輒蹈然羣集我欲飲我血而後快余思昔日我友反噬之言驗正驚避間。而我已復化爲不再預聞狗事矣。未完

趙之謙

世所便親相者。小說家筆一品也。余嘗讀游仙言：本術有四百四十四門至寶玉作看街矣。史記雲：『品與寶玉』乃完鑑。想爲人刪去。然以刪去爲得。余意若能于通鑑失去後。再刪數處。更有盡而不盡之妙。此書神妙處。只在不盡二字。如作者者。無垂不縮。無往不收。其筆力大處。如叙嚴母諸篇。信手拈拾。拉拉雜雜。亦無一處不盡。而無一處不到。可惜惜不用之於此等。然合其作大篇文章。亦不必工。深於作者知者。紅樓夢衆人所着眼者。一林黛玉。自有必書。自有有見者書之。最屬怪事。余於此書。竊謂其命意。不過譏切豪貴絀終。一蓋納天地之間可駭可盼之事。鬚眉气象。出以脂粉精神。笑罵皆妙。其於黛玉才貌。竟到十二分。又寫得此種傲骨。而偏斃死於賈寶玉。正是悲愴萬分。作無可奈何之句。乃讀者覺瘡中生癢。贊嘆不絕。試思如此佳人。獨傾心一統給子弟。充其所至。亦復毫無所取。若認真題品。則全部紅樓夢。第一可殺者。卽林黛玉。余嘗持以示讀此書者。皆不爲然。夢中一賈更平。爰甫僅言之。前夜夢中。復更平。爰談此事。爭久不決。余忽大悟曰：人人皆買寶玉。故人人愛林黛玉。讀者俯首遁去。余亦醒此乃確論也。

焦贛作易林。傳於京房。其變卦四百九十有六。易學啓蒙皆本之。占此蓋上古相傳筮法也。成封。攻古。築陳。皆同。獨占變之法皆有異同詳錄。惜其法久湮。只供今人集稱之詳。今元鑑十測得其筮法。裁輯詳述。

術數雜誌

(續) 無知

術數雜談

焦贛作易林。傳於京房。其變卦四百九十有六。易學啓蒙皆本之。此蓋上古相傳筮法也。成卦。攷占。筮儀。皆同。獨占變之法稍有異同。惜其法久湮。只供今人集聯之作。今元篇十測得其筮法。裁頗詳盡。

鼻煙雜綴

大口紫色稍帶於金花。其神趣各殊。此煙之味之質之色。將盡之矣。其  
呂宋煙有鐵罐者。色微綠而成顆粒。乃細極不能鑿聚。而又潤澤。故自  
凝結。非出蠟後經桶所成。

煙之佳者。色味俱異。色佳而味遜者。有之。未有不佳而味佳者。色  
淡爲下。黑爲上。黃爲下。最上者。紫而近墨色。素雜者。紫黑  
有氣。希世寶也。(俗稱爲豆沙色)深而墨者。有深紫十三太保牙  
白之有。大金花小金花則黃色。牙花大素雜視天寶素亦有深淺之別。黃有  
深黃若蒸栗者。金花本色。淺黃作淡金色。有實光起者。其味必酸甚。  
若質薄色淡。味必不佳。則市中豆鼓微酸味者。其色必黑且潤。惟粗  
。是以敗烟製之。以惑人。桶煙用洋鐵罐貯之。每桶置有木兩耳。其大  
。動爲下。無蓋爲上。有蓋爲下。靜而無蓋。綿綿若存。上之上矣。清  
濁爲下。厚爲上。薄爲下。清而厚爲上。清而薄爲下。清而薄。愈於濁而  
濁且厚。則下之下矣。凡品目四等。曰善。曰酸。曰燥。曰豆。善雖雖  
爲。煤吡於氣。豆屬於質。故善爲上。豆爲下。可名象不可迹求爲上。

(未完)

翔鸞閣玉印拓本

琉璃廠振雅齋 尊古齋 致寶齋 餘古齋  
海王村公園鑒雅齋 炭兒胡同貞吉齋  
另有目錄樣本及價格單在振雅齋  
凡以本題詠拓相贈者不取資

萬金油

欲防秋疫 須備此油 欲治秋痢 須服此油  
欲止秋嗽 須服此油 欲除蠟毒 須抹此油  
欲解秋暑 須用此油 欲解霍亂 須服此油

奇哉萬金油真秋令聖藥也

○ 淳嚴印齋書錄

▲滿洲誠諭漢官詔

溫仁聖皇帝勅諭衆官知道。朕養  
 爾等。與舊臣一樣。有較舊臣而更  
 爾等。差役俱免。其舊臣中。有如  
 爾等之邊役俱免者乎。若以功論  
 之。自初至今。則諸舊臣同朕各處征  
 取。身經百戰。攻城略地。輔佐邦  
 家。以致有今日也。惟因舊臣宜力  
 效。爾等漢官。有乘時來歸者。有  
 爾等追來歸者。亦有被陣擒而生養  
 者。爾等亦曾有攻取城池。摧鋒陷  
 陣。破甲領。折手足。身死國事者  
 乎。

廷効力。如此上本。來說者甚衆。  
 及既以軍法從事。任意放縱。有  
 之順之民。朕命勿徇犯勿擄掠。  
 爾等反身率其兵。任意放縱。擄  
 民財物。較之他人更甚。爾等之空  
 言誑語。此番行兵。朕殆洞燭之矣。  
 夫盛大不能言。善等之亦知。下一  
 字遂放大明。上。爾等人也。反應  
 大之不知。朕復何言哉。特諭。崇  
 德二年七月十五日。寫敕一道。在  
 篤恭。(此下應有殿字)喧。(應是宣)

玉泉秋集詩

同稚辛董卿鶴亭

山得飲字

(拔可)

泉茗非冷品。城郭共一飲。爭墩出天語。勢壓吳兒健。吾曹老好事。試與客評品。臨流意自適。不惜費興枕。坐看石骨瘦。點碧蓄異蘚。稍辨松筠澗。宮花粉布金。湖漲儼微瀾。錦泉清見石骨。跳珠泠泠響。濯。一散復成涔。同遊皆健作。峭壁可用飯。阿買動相從。寫歸署審。先當置渠隈。要遊皆健作。峭壁可用飯。阿買動相從。寫歸署審。

乙丑寒露後五日同稚辛董鄂鶴亭貞壯拔可  
並携功尚游靜漪園得山韻

(釋戩)

安座土堆。得水開心顏。玉泉擅幽勝。旬日十往還。六客今招邀。擊鼓各已班。徙倚垂虹欄。言即放宮闈。仰憐浮圖高。飛燈樹放。琴健半未能。獨流亮登山。記重聊官臆。句偏擲來關。雜樹斷底晴。老枯何矯矯。皓員驕低僞。當時幸華路。步履容我開。秋鴻正漁浪。老兵恣牛飲。笑比兒童頭。清景良易失。遽如山頭慳。遊喜篇爲什。拈詩爭險絕。烏示東坡兄。吾詩當痛刪。

誤論漢官。  
寬按。東華錄。崇德二年七月

楊貴妃金鳥錦袍殒

阮華儼太真外傳。至華清賜浴。著金鳥錦袍。長被地。奇麗奪目。是服蓋有所本。袁簡齋咏楊貴妃詩。『金鳥錦袍何處去。但留錦袍在人間。』時人多不知其所本。紛紛書問。袁服其煩。則刪去此詩。故傳誦者祇將軍手執黃金鉞。不管三軍管六宮諸句。攷金鳥錦袍見唐書李石傳。宗諱。吾聞禁中。有金鳥錦袍二。昔玄宗幸溫泉。與楊貴妃衣之云云。他書固未之見也。

古鉢印姓氏徵序

至漢應氏作風俗通。有姓謝氏新書。亦載氏族。他如邵氏之姓解。鄧氏之辯未能悉舉。尙欲有承襲及最見於諸書徵引。唐林竈欲爲姓氏之學。倣家今此避地海東。得吳中丞級百姓氏印譜。喜其先得我心。然所載姓氏。僅逾二百見姓氏書者。四百七十七矣。以視中國姓氏。爲略苛。以視中華書局所載姓氏。多姓氏書所不及。且不加考證。則美矣。

（未完）

◎ 倚瓊樓雜詠

• 又

[illegible]

素雲曲并序

· 哲

干戈四擾乾坤碎。園園重開日月。此南旗旋回曙色。江南脂粉拾春。直北旌旗受恩客。登朝已冠良策。芙蓉殿上看迴翔。張蒼作承殊渥。黃閣風高北斗秋。紅樓暗西山夕。回憶兒家初見時。相不敢據相思。何期金谷園邊樹。作蓮花館內枝。異鄉萍水同賀帳。當年良會原非望。半世恩情疑夢。一生遺孽真天上。重提往事其歎。世變人亡感舊居。將前已抱泉。世幾人感舊居。將前已抱何人手。舉子途中親手書。書同傳。何人手。舉子途中親手書。書同傳。彈火夫收。歸來持讀喜還憂。沉沉豈是心推避。計到深時轉費籌。

此人尚在救不得。英雄兒女盡無母。負義貪榮妾不問。毀容事佛君相。相公竭此混交流。傾家國策商王侯。十辰鼎盡給厚力。天日方能轉風樓。救書星使下江關。避罪

石之西堪

蜀中書賈公闕殘字

是拓有宋乾道六年。尚信題記。足徵舊拓拓墨。以爲異本。書信之小蓬萊閣金劉燕庭時。已歎其有宋乾道六年題刻者舊本之可貴。當不亞於稚子先靈一闕。見著錄者。雖一鱗片甲。皆當珍若珠璣。

至寶

於京

石芝西堪金石跋

蜀中書畫公闕殘字

昔黃秋僞得蜀刻王稚子文字，今實公闕亦佚久。晉拓，硃去公闕又百年。及王廙生晉語金，凡渡石篆爲信斯言，而尤以南碑光緒戊戌夏，始鶴道人。道六年尚信題名，劉燕庭刻蜀，實公闕後有是。舊拓，蓋其刻蝕已久，打之知之，今所見者，則并蜀之，亦不可得矣。叔問記。